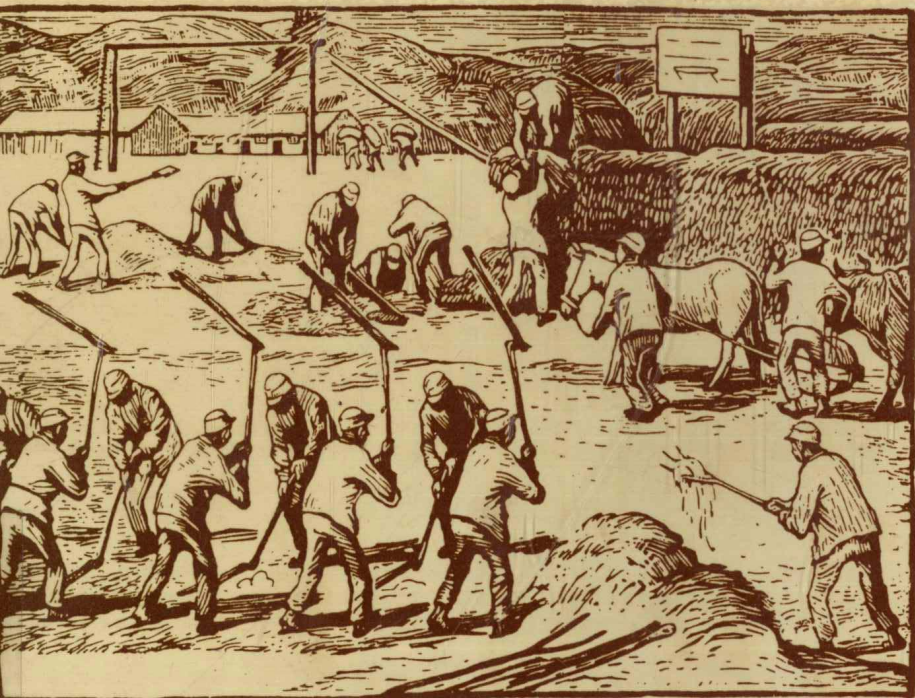


中國解放區 文學書系

散文·雜文編 一

雷 加 主編



重慶出版社

中國解放區 文學書系

散文·雜文編

雷 加 主編

重慶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冯 异 朱荣瑚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刘黎东

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
散文杂文编 (共二卷)
主编 雷 加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2.375插页12字数1223千
1992年3月第一版 1992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800

*

ISBN 7-5366-1784-4/I·338

定价:28.15元

编辑委员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加	马良春	马 烽	于黑丁	王子野
王致中	公 木	田仲齐	艾克恩	艾 青
冯 牧	刘白羽	刘知侠	孙 犁	阮章竞
朱 寨	苏一平	沈世鸣	严 辰	陈 沂
陈 明	陈荒煤	陈 涌	陈登科	张学新
何 洛	欧阳山	周而复	周宗贤	金紫光
林默涵	胡 可	胡 采	草 明	贺敬之
殷 白	贾 芝	秦兆阳	峻 青	夏征农
爱泼斯坦	陶 钝	高 梁	黄 钢	康 濯
曾 克	雷 加	蒲华清	魏 巍	

总 主 编:林默涵

副总主编:魏 巍 张学新 沈世鸣

各编主编、选编者

第一编(文学运动 理论)主编:胡 采

选编者:王之望 陈慧娟 学 星

第二编(小说)主编:康 濯

选编者:王昌定 周绍曾 邢广域

第三编(报告文学)主编:黄 钢

选编者:周启祥 谢励武 刘志洪 杨聪凤

第四编(散文 杂文)主编:雷 加

选编者:孙玉蓉 沈福身

第五编(诗歌)主编:阮章竞

选编者:鲍 晶 王玉树 钟铭钧 张素琴

第六编(戏剧)主编:胡 可

选编者:学 星 刘宗武 郭武群

第七编(民间文学)主编:贾 芝

选编者:李绪鉴 金茂年

第八编(说唱文学)主编:贾 芝

选编者:金茂年 李绪鉴

第九编(外国人士作品)主编:爱泼斯坦 高 梁

选编者:林亚光

编辑凡例

一、宗旨

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对广大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五四”新文学发展方向;积累文化,保存系统的珍贵史料;为海内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和国内大专院校中文系师生教学研究提供检阅资料的方便;为文学工作者提供借鉴;为文学爱好者提供解放区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和运动、理论资料;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

二、选收资料的范围

1. 时间的界定。本书系所选收的资料原则上限于1936年至全国解放(即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但考虑到解放区和苏区的承接关系,时限有所上延。同时,鉴于民间文学和外国人士作品的特殊性,因此,这两编选收了部分解放后发表或出版的文章或作品。

2. 地域的界定。本书系所选收的资料原则上限于该时期的各个解放区(主要有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以及山东、华中、华南、东北部分地区等)。选收的作品,是生活在解放区的作家的作品,或是曾到过解放区的作家写的反映解放区生活的作品;作家居住地不清楚,则以报刊、书籍的出版单位的所在地为准。

三、选收标准和要求

1. 本书系选收的各类作品、文章着重资料性和代表性,凡有代表性的作品、文章均尽力选收,但也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重复。部分没有选入的重要作品、文章(一般指篇幅较长)存目。

2. 在选编过程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力求真实地反映解放区文学的实际,反映出解放区文学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的深入和发展。坚持统一的选编标准:(一)在当时有较大影响或具有一定代表性;(二)能提供历史的认识价值;(三)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但为了反映解放区文学的全貌和解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选编时,既坚持选收有代表性的文章、作品,又适当照顾各个地区,适当照顾题材的多样性、丰富性。

3. 在选收作品和文章时,尽量保存历史资料的原貌,要求资料翔实可靠。选编者对原文不作任何增删,选编者或出版单位的编辑所加注解以“※”号在页末注明,对原文的脱字或衍字,则保留原文并以“〔 〕”在文中注明。在每篇选入的作品或文章之后,注明详细的出处(包括刊物或出版社名、期刊期数、出版年月)。

4. 选收的各类资料和理论文章,基本上分题排列。作品的排列,除第三编(报告文学)按历史时期为序外,一般以作者的姓氏笔画为序。如在一编中,一位作者有几篇作品,这几篇作品排列在一起,并以所选入的作品的发表先后为序。

四、规模及内容架构

本书系的编纂分类以《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为参照系。本书系分为9编22卷,每卷50万字左右,共计1200万字。全书设总序,综论解放区文学的地位和成就。每编设分序和编后记,概述该编内容和特点,并予以适当评价。

本书系按文学样式分编如下:

第一编,两卷,选收解放区文学运动资料和文学理论文章。

第二编，四卷，选收中、短篇小说（重要长篇小说存目）。

第三编，三卷，选收报告文学。

第四编，两卷，选收散文、杂文。

第五编，三卷，选收诗歌。

第六编，四卷，选收话剧、歌剧、秧歌剧、戏曲。

第七编，一卷，选收民歌、故事传说。

第八编，一卷，选收说唱文学。

第九编，两卷，选收外国人士作品。

本书系聘请解放区的著名作家和对解放区文学研究有素的研究者组成编委会，宏观指导本书系的编纂工作。

本书系的具体编纂工作约请解放区文学的研究者分别进行。我社作为本书系的出版单位，由总编辑负责组成社内的专门编辑班子，承担组织工作、编务工作，并负责终审。

重庆出版社编辑部

1991年7月

总序

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编委会

鲁迅在论及本世纪之初的俄国和苏联文学时说过：“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①

现在我们呈献给读者的，是三四十年代我们自己的苦难而不屈的黄土地生长的东西——中国解放区文学。作为人类创造新生活的又一历程的记录，其反抗侵略者、压迫者的战斗之艰辛，时间之久长，进程之曲折、酷烈和悲壮……，为人类历史所罕见。这是中国几代作家与人民共命运同战斗，迎接新中国黎明的真实记录，是小米加步枪，真理和热血浇铸起来的人民胜利的丰碑。

半个世纪以来，解放区文学作为中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作为五四新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作为新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始终在帮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推动历史的前进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有人有意无意地贬低它、企图否定它，它却像被沾些泥沙的金子，认真察看，还是熠熠生辉。特别当人民的事业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人们更加想念这个文学，从它吸取力量，增强团结自己战胜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4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困难的勇气。

中国解放区文学的诞生和成长,是和孕育它的母体——中国解放区的存在和发展分不开的。中国解放区是新中国的曙光最先升起的地方,从1927年中国革命点燃“星星之火”的苏维埃根据地起,到1949年天安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她西起川陕甘宁,东迄辽鲁海滨,北连长城内外,南到海南琼崖,纵横半个中国。经过最初十年的进退消长,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和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为新的起点。其时,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大片国土沦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从敌人手里夺回广大农村城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建和发展了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全国已经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冀鲁豫、山东、豫西、豫鄂皖、湘鄂赣、苏北、苏中、浙东、苏浙、皖江、淮南、淮北、东江、琼崖大小十九个根据地^①。解放战争中,进而形成了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华东五大区连成一片的中国解放区,并继续胜利发展,直到解放全中国。

中国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抗日人民武装,团结全民族的力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中国土地上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坚强堡垒。

在德日意法西斯席卷欧亚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岁月,中国解放区屹立在东方,作为反法西斯的战场之一,给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正义斗争以有力的支援和胜利的鼓舞。

中国解放区是抚育新中国的摇篮,是中国革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全中国的取胜之本,是铸造新中国的蓝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先

^① 据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5年10月29日广播稿。

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群众当权的新的时代，新的世界，新的生活。中国解放区文学，就其本质意义，便是反映这个新时代、新世界、新人的文学。

中国解放区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重要阶段，划时代的意义，是它已经突破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走向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并成为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江西时期，红军与苏维埃的戏剧、歌咏和文学活动就很活跃，已经显示了解放区文学基本特征的最初形式：文艺直接为最广大的群众服务，工农兵在文艺中的主人公地位，民族化、大众化的实际应用等。这是以革命的现实生活为基础，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为指导的人民文艺的萌芽。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普遍发展，在各个根据地开花结实，蔚然成风。它的成长一直得到党的关怀，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同志在它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而系统地总结这一崭新文学的实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结合中国实际，指导解放区文学明确地自觉地肩负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的，是1942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

《讲话》总结了五四以来，重点是30年代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前期的经验，从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实际出发，就延安文艺界的争论及其根源，一针见血地提出“为谁服务”这个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从而阐明了文艺和人民的关系，为人民服务 and 怎样服务的系列问题；文艺和生活的关系，揭示生活是文艺创作唯一源泉的著名原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包括作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和艺术方法多样性的结合。《讲话》号召解放区广大文艺工作者改造世界观，满腔热情地

为工农兵和最广大的群众服务,更好地与革命斗争相结合,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奋斗。

《讲话》团结了、武装了、调动了解放区的文艺大军和作家队伍,更加自觉地深入部队、农村、工厂,投身于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为抗击敌人解放自己,艰苦卓绝而满怀信心地创造新生活的火热斗争之中,从而发展和壮大了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真正人民群众的文学——中国解放区文学。

这是战斗中产生的战斗的文学,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最清醒最坚定的现实主义文学。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抗日战争的主体,是在解放区。解放区的作者队伍大多数是当民族解放炮声响起的时候,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奔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奔赴八路军、新四军的爱国青年,加上当地土生土长的文艺战士,和一批先后来自国统区的成名作家所组成。战斗的时代呼唤战斗的文学,战斗的文学首先要求战斗者。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和敌后军民一道,在同敌人疯狂的“扫荡”、“清乡”、“三光政策”的血和火的斗争中,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不少同志血染沙场,付出了才华初露的年轻的生命的生命——邱东平、高咏、蒋弼、雷烨、仓夷、陈辉、司马军城、史轮、任霄、丁基、赵石宾、裴世昌、邹笑朗、钱毅、戈里(沈文林)……还有在新四军前线牺牲的德国记者汉斯·希伯,死难在东北的日本女作家绿川英子等国际主义战士。一长串英烈的名字,镌刻在“中国解放区文学”这本大书的“扉页”上,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荣。如果说当年左联烈士为无产阶级文学而英勇就义,是“用我们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鲁迅语),那么他们的后继者,风起云涌的解放区作家群,是用鲜血和汗水,写下了无愧于前辈和后人的一代战斗的文学。它记录了千百万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的心底跳动,拨响了人民反抗侵略者

的战斗的琴弦——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
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田间）

这样浓缩的激情，近战的匕首，只有是那个时代的战士才做得出来的战斗的诗。

战斗性并非都写直接战斗的题材，它出于对人生的态度，出于战士的使命感，不论劳动生产，不论日常生活，也不论长篇短卷，不论慷慨婉约，也都是战斗的文学。

战斗性使解放区文学自觉自愿自然而然地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战胜敌人，战胜困难的武器，而不因此有损自己的艺术性。正是作家亦战士的那种火一样的战斗豪情，与人民同生共死以追求民族解放的理想光辉，往往在艺术上带来难于企及的魅力，给读者以高层次的审美情趣。

战斗性作为解放区文学的显著特点，并非偶然。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深受外来侵略和压迫之苦，中国人民记忆犹新。这是一个不屈的民族所需要的文学。我们十分珍爱今天的和平稳定，也珍爱我们文学的战斗传统。当今世界风云变幻，难保明天没有风雨。不管今后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相信这个伟大民族的文学战旗，将永远鲜红夺目，猎猎风生，会给后来的战斗者以战斗的力量。

这是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文学，它开创的群众性和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是对中国新文学的突破性的贡献。大众化是中国新文学很早提出的课题，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左联时期的“大众文学”，可惜收效甚微。抗日时期毛泽东同志倡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反对党八股”。后来

在《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所利用”等系列主张，在解放区得到热烈的响应和认真的实践。作家、艺术家放下架子，向群众学习，学习群众的语言，群众的思想感情，群众的文学艺术，群众的欣赏习惯和表现形式。摆脱与群众“格格不入”的困境，克服“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欧化的语言、“学生腔”等毛病，得以发现群众中深厚的美的矿藏，提炼出一批散发泥土芳香和时代气息的小说、诗歌、戏剧、报告文学等崭新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有组织的发动群众性的写作运动，如《红一方面军长征记》、《五月在延安》、《冀中一日》、《七七七》等征文活动，以及说唱文学和新秧歌的兴起。专家和群众相结合，在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搞得有声有色。这是只有解放区才能出现的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开端。

发展我国民族的大众的新文艺，任重而道远。比之当年，今天无疑拥有更多的借鉴，和更多艺术手段的优势。但不论条件多么优越，方法和手段怎样变化，文学总是要植根于人民群众，总须有民族的特色。愈有民族特色，愈有世界意义。解放区文学处于战争和农村的环境，自有它的局限和困难，但也更激励了解放区作家和艺术家，潜心于民族化大众化的探索，致力在最深厚的土壤里挖掘真品，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创造。当那些具有浓郁生活气息和独具民族风格创一代之新的作品一旦面世，很快越过人为的界限，得到国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承认和赞赏。《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高干大》、《李有才板话》、《无敌三勇士》、《李勇大摆地雷阵》、《荷花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所达到的所证明的正是这样。还应该指出，尽管长期处于战争和农村环境，解放区文学也没有自我封闭起来，与世界隔开，而是尽可能取得多方面的借鉴。它不仅接受苏联文学的革命精神，也吸取西方文学的民主精华。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延安和各个大的根据地还出版、演出、介绍

了许多外国文学和戏剧作品。而当时早已传入中国的某些现代派之类思潮，在解放区的确很少市场。正说明解放区文学既不盲目排外，也不盲目崇洋，始终着眼于为我所用，致力于我国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的科学态度。

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一致，个人解放与人类解放一致的崇高理想，是解放区文学一贯的鲜明的主题。爱国主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外抗强权内除腐败的光荣旗帜。五四以后，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使这面旗帜更加鲜艳夺目。爱国主义给社会主义以广阔基础，社会主义给爱国主义以前进活力。解放区文学得天独厚，从它最初手抄的、油印的作品开始，就贯穿这个主题，出现了围绕这个主题的多样人物。这是些肩负历史重任，富于牺牲精神的人，不尚虚荣而心怀祖国，远见卓识而脚踏实地；草履破衫，踏遍了万水千山，粗食俭行，为的是救国救民；他们崇尚奉献，鄙夷剥削，为劳苦大众和人类解放，为炎黄子孙光复旧业而肝脑涂地；面对敌人是铮铮铁汉，在人民内部是冷暖与共，一片赤子之心。“告诉全世界的人吧，我们这里的火夫和县长肩膀一样平！”（见《冀中一日》）这是些乘风破浪，尽阅沧桑的人，忠于理想，富于感情，最懂得爱和恨的人。也许少了点儿女情长的缠绵悱恻，个人得失的恩恩怨怨。那是因为战争的环境不允许，更是因为他们把一己之爱扩展为爱人民、爱国家、爱同志和战友，把个人的苦乐融入了人民的悲欢之中。这是战斗中灵魂的净化，硝烟里爱的升华。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永不枯竭的历史性的文学主题。作者们在战争年代的“急就篇”，未经精雕细刻，难免粗糙一点。我们有理由期待更臻完美之作，也果然看见了建国以来围绕这个主题愈写愈好的新篇。但论到当年及时之作特有的激情文采，却又不是后人可以代替的。

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乐观主义，是解放区文学一代风华永葆青春的健美基调。为革命精神和民族大义所激发起来的英雄主义，是千百万战士、干部、教师、妇女、老人和儿童……极普通人民的英雄主义，给解放区文学提供了如许丰富壮丽的画面，现实主义文学要求的典型人物，在这里结出了累累果实——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董存瑞式的顶天立地、可歌可泣的英雄烈士；李有才、高生亮、石得富般的光明正直、默默奉献的睿智奇才和群众领袖；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与小芹，水生和他的妻子这类斗争中成长的青年；折聚英、喜儿、王秀鸾、黑妞等一批苦难中站起来的劳动妇女。更有许许多多散见于通讯报告，诗歌散文中的新人新事，豪行壮举；战士舍生救群众，群众毁家烧敌营，白发老人怒骂敌酋而拼一死，年青妇女义认“丈夫”以掩护游击队员……这是中华大地上空前的生长英雄的时代。文学无愧于英雄的时代，它所反映的是人民群众中产生的真实的英雄，是新时代的新型的英雄。不是外国文学中的“骑士”，中国旧小说中的“侠客”，更不是当今某些出版物和影视中泛滥的不明时空的武打男女可以攀比的。革命英雄主义，必然是集体主义的英雄主义，并和革命乐观主义相联系。丁玲、赵树理、欧阳山、柳青、刘白羽、周立波、孙犁、马烽等笔下那些人物的淳厚善良，足智多谋又幽默自信的气质，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合理补充。它来自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来自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和胜利信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所在，也是解放区文学典型的力量所在。

中国解放区文学，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重温难忘的历史，深切感受到它对今天的现实意义。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的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经受了

挫折和失误的痛苦教训。在文学上如何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在错综纷繁的生活里，如何认清本质，把握主流，在中国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现实斗争中，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抵制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以最大的服务热情，最好的创新成果，帮助党和人民推进社会主义四化大业，是历史赋予新时期文学艰巨光荣的任务。当年解放区文学和人民紧密结合，在党的领导下披荆斩棘的开创精神和辉煌实绩，无疑是留给今天和后人的一份宝贵的财富。

《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的编辑和出版，得到了中央有关各部门领导，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延安文艺学会等单位，以及胡乔木、邓力群等老同志和散居全国的文艺界老前辈的关怀、支持和指导。各分主编和选编者付出了繁重的劳动。重庆出版社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担负起出版的重任。值此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0周年，《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出版，我们在感谢和欣慰之中，仅就这个文学走过的光辉道路和重要经验，作一些回顾，就正于关心解放区文学的读者、研究者。

（殷白执笔）